

中
华
千
年
文
萃

貳

政事得失

政事得失是大问题
能参透得失点明成败的文章
便是大文章

秦榆◎编著

京华出版社

貳

政事得失是大问题
能参透得失点明成败的文章
便是大文章

政事得失

秦榆◎编著

京华出版社

中

华

千

年

文

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事得与失/秦榆编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8. 9

(中华千年文萃)

ISBN 978-7-80724-258-1

I. 政… II. 秦… III. 政论—中国—古代—文集 IV. D6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866 号

政事得与失(二)

著 者 ☐ 秦榆 编著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 (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960mm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5

印 数 ☐ 0001—3000 册

版 次 ☐ 2008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258-1

定 价 ☐ 58.00 元(全二册)

京华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终将化为尘埃，“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以史为鉴”则是人类战胜自我的智慧。

政治，政治学本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 to 一定程度的产物。古时的读书人热衷政治，志向是经邦济世，以辅弼皇帝经营天下为己任。在历史变与不变的诸多转折中，往往君王之贤愚，辅臣之忠奸，为众人所关注。

要研究中国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被鲁迅先生高度誉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唐太宗曾说：“以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接受前人的教训，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因此才有了“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成语告诫。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生之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也是继续前人，超越前人，开拓新的生活，创造新的辉煌的过程。纵观历史长河，正是鉴前世之不衰，才有后世的治世之经验。

本卷主要收集了中国自先秦到明清，历朝的君王与臣子对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利害得失的经验总结，实为史学入门者及爱好者嗜读之作。

目

录

白居易	(1)
策林	(2)
牛希济	(57)
崔烈论	(58)
杨夔	(60)
原晋乱说	(61)
孙郃	(62)
卜世论	(63)
柳开	(64)
代王昭君谢汉帝疏	(65)
尹洙	(66)
息戍	(67)
兵制	(68)
欧阳修	(70)
为君难论上	(71)
为君难论下	(72)
贾谊不至公卿论	(74)





李觏	(76)
潜书十五篇	(77)
苏洵	(82)
衡论上	(83)
衡论下	(90)
曾巩	(100)
唐论	(101)
邪正辨	(102)
治之难	(104)
号令辨	(105)
说官	(105)
说内治	(106)
说夷	(108)
太学	(109)
兵乘一	(110)
废官	(111)
刑赏论	(112)
王安石	(114)
谏官论	(115)
九变而赏罚可言	(116)
取材	(118)
兴贤	(119)
委任	(120)
知人	(122)
程颢 程颐	(123)
论汉文杀簿昭事	(124)
苏轼	(125)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126)



儒者可与守成论	(127)
王者不治夷狄论	(128)
大臣论上	(130)
大臣论下	(131)
续欧阳子朋党论	(132)
夏论	(134)
商论	(135)
周论	(137)
六国论	(138)
秦论	(139)
汉论	(141)
三国论	(142)
晋论	(144)
七代论	(145)
隋论	(146)
唐论	(148)
五代论	(150)
周公论	(152)
形势不如德论	(153)
虞允文	(155)
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	(156)
周礼三德说	(157)
乐记动静说	(158)
舜典象刑说	(159)
辛弃疾	(162)
审势	(163)
罗大经	(165)
格天阁	(166)



叶盛	(168)
读卷填榜名次	(169)
杨鸿胪读卷求代	(170)
妄称细作	(170)
李祭酒天幸脱祸	(171)
吾训导请俸	(172)
刘洗马谑语	(172)
内阁机宜不密	(173)
马良失宠	(173)
魏轩两公清操	(174)
荣辱进退等事有命	(174)
黄宗羲	(176)
取士上	(177)
胥吏	(178)
王士禛	(181)
李时谦为官廉正	(182)
北宋末习诗赋者杖	(182)
清朝状元多选书法优者	(183)
琼林燕	(183)
龚炜	(184)
淮安漂母祠及韩信钓台	(185)
越王与汉高	(185)
官吏疾赈	(186)
陋吏铭	(186)
赵翼	(187)
缅甸之役	(188)
土例	(189)
断水御海寇	(189)



海盗来降	(190)
昭梈	(191)
圣祖拿鳌拜	(192)
优容大臣	(192)
世宗杖杀优伶	(193)
不用内监	(194)
本朝宗室辅臣	(194)
宋太祖解兵权	(195)
金川之战	(195)
天津水师	(198)
军机大臣	(198)
军营之奢	(199)
权贵之淫虐	(200)
忠臣狎妓	(200)
权臣奢俭	(201)
权臣同列	(201)
帝王入狱	(202)
索明二相博古	(202)
湖北谣	(203)
明代用度奢费	(204)
荆州炮	(204)
梁章钜	(206)
循吏	(207)
酷吏	(208)
乐钧	(209)
紫衣吏	(210)
龚自珍	(212)
嘉兴生	(213)



捉奸	(214)
捐官	(215)
香树尚书	(216)
憎须	(217)
陈景钟	(218)
周善才	(219)
薛蓉	(219)
薛福成	(221)
养人才	(222)
澄吏治	(223)
汪康年	(227)
虚多实少之故	(228)
官不如贼	(228)
涉外官员之陋	(229)

白居易

BAI JU YI



白居易 (772—846)，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后迁居下邳（今陕西省渭南縣东北），他诞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他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白居易与元稹友谊甚笃，且与之齐名，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策林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 策头

臣伏见汉成帝以朱云庭辱张禹，令持下殿，云攀槛，槛折，成帝容之。后尝理槛，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览汉史至此，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岂不以臣不爱死，虽邻于死而必谏乎？君能纳谏，虽折其槛而必容乎？不然，何云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见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诚化万国，以至明临兆人。故数年之间，仍降诏旨；四海之内。累征贤良。思酌下言，乐闻上失。谕以旁求之意，询以无隐之辞。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于汉朝；微臣献言之罪，不虞于折槛矣。况清问之下，条对之中，苟言有可观，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扬其名氏优崇其爵秩，与夫勿易折槛以旌直臣之意，又相万也。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唯以直辞，昧死上对。

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当陛下无忌讳之日：斯则朝闻



夕死足矣，而况于充赋王庭者乎？伏念庸虚，谬膺诏选，诚不足以明辨体用，对扬德音。欲率尔而言，适足重小臣狂简之过；若默然则退，又何以副陛下虚求之心？是以窥玉旒，读金策，惭惶俛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虑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败，耳或妾有所闻；当今之得失，目或妾有所见。进不敢希旨，退不敢隐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对。

二 策 项

臣闻：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是以恭默清静之政立，则复朴保和；贵德贱财之令行，则上让下竞；恕已及物之诚著，则苍生可致于至理；养老敬长之教治，则皇化可升于太宁。由是言之，盖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

臣闻：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理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今陛下以懋建皇极为先，则大化不得不流矣；以钦若前训为本，则大朴不得不复矣；以缉熙庶绩为念，则五刑不得不措矣。以只奉宗庙为心，则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复、未敷之问，此乃陛下劳廉之德太过，故不自见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见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闻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难，终之实难也。陛下又能终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如指掌耳。岂止化流、朴复、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 策 尾

臣，鄙人也，生仁寿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进士举及第，又



以拔萃选授官。臣之名既获贰成，君之禄已受一命。虽天地不求仁于刍狗，而畎浍思委润于沧溟。惓惓之诚，蓄之久矣。幸遇陛下旁求之诏，垂下济之恩，详延谏猷，亲览条对。逢不讳之日，虽许极言；当无过之朝，不知所述。无裨清问，有负皇明。仰冒宸严，伏待罪戾。谨对。

臣生圣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睹陛下升平之化，谬膺诏选，充赋天庭。安足亲承德音，条对清问？逢旁求之日，虽许直言；当已理之朝，将何极谏？尘默圣鉴？俯伏待罪。谨对。

四 美谦让

臣闻：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谓之理，非理也；自谓之乱，非乱也；自谓之安，非安也；自谓之危，非危也。何者？盖自谓理且安者，则自骄自满，虽安必危。自谓乱且危者，则自戒自强，虽乱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则盛德大业，斯不远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极，司牧苍生，夙兴以忧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视朝廷未以为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视海内未以为安。而又思酌下言，乐闻上失，弊无不革，利无不兴。今则严禋郊庙。犹谓敬之不至；爰养黎庶，犹谓惠之不弘；省罢进献，犹忧人之困穷；蠲免逋租，犹虑农之勤匮；搜扬俊乂，犹畏贤之遗逸；涤荡罪戾，犹念狱之非辜。底定兵戈，犹惧其未戢；怀柔夷狄，犹恐其未宾。大化参乎阴阳，犹惭之以寡德；重光并乎日月，犹让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劳谦之心，合天运之不息也；勤恤之德，合地道之无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圣聪，贵闻庶议，苟有愚见，敢不极谏？

五 塞人望，归众心

夫欲使人望塞、众心归者，无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言动不书，非盛德也；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焉？若王者言中伦，动中度，则千里之外应之，百代之后歌之，况其迹者乎？若言非宜，动非礼，则千里之外违之，

百代之后笑之，况其迹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戏言，身不敢妄动。动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临兆庶。臣伏见天下之目，专专然以观陛下之动也；天下之耳，颀颀然以听陛下之言也。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而达于朝野；动一事，不浹辰而闻于华夷。盖是非之声，无翼而飞矣；损益之名，无胫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代惟观于斯，察于斯，使一言一动无所苟而已矣。言动不苟，则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归焉。

六 教必成，化必至

问：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虽易举，政则难成，岂文之空垂？将行之未至？思臻其极，仁质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得，无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终之所致耳。臣闻：先王之训，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虚行也。浅行之则小理，深行之则大和。浅深小大之应，其犹影响矣。然则天下至广，王化至大，增减损益，难见其形。是以政之损者，虽不见其日损，必有时而乱也；教之益者，虽不见其日益，必有时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诚，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终，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极。此先王终日所务者也，终日所行者也。不可月会其教化之深浅，岁计其风俗之厚薄焉。臣又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终而至也。陛下诚能久而终之，则何虑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 不劳而理

问：方今勤恤忧劳，夙夜不怠。而政教犹缺，惩劝未行。何则？上古之君，无为而理，令不严而肃，教不劳而成，何施何为，得至于此？

臣请以三、五之道言之。臣闻：三皇之为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无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



故不及者远焉。臣请以三代己后之事言之。臣闻后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后位之人，三五、之人也；后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窃惊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岂不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苟或心与道未合，政与欲并行，得失交争，利害相半，如此，则虽宵衣旰食，荣体励精，才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此由舍人而从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执古御今，以三、五之心为心，则政教何忧乎不治？以亿兆之欲为欲，则惩劝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则不殷忧而四海宁；惩劝行，则不勤劳而万人化。此由舍己而从众，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闻太宗文皇帝尝曰：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愿陛下从而鉴之，嗣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 风行浇朴

问：“毗俗之理乱，风化之盛衰，何乃得于往而失于来，薄于今而厚于古？或曰：兴替之道，执在君臣。又云：浇朴之风，系于时代。二说相反，其谁可从？

臣闻代之浇醺，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藏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何以难核？伏请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

臣闻：周德浸衰，君臣凌替，蚕食瓜割，分为战国，秦氏得之，以暴易乱，曾未旋踵，同归覆亡。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建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



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家国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及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故魏征有云：若言人渐浇讹，不反质朴，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

又按《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此言万民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若风雨不节，即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稂秀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伏惟圣心无疑焉。

九 致和平，复雍熙

问：今欲感人心于和平，致王化于朴厚，何思何念，得至于斯？

臣闻：政不念今，则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则王化不能流行。将欲感人心于和平，则在乎念今而已。

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难也，则念去烦扰之吏；爱人命之至重也，则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罢也，则念省修葺之劳；忧人财之易匮也，则念减服御之费；惧人之有馁也，则念薄麦禾之税；畏人之有寒也，则念轻布帛之征；虑人之有愁苦也，〔则念节声乐之娱；恐人之有怨旷也，〕则念损嫔嬙之数。故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交感矣；

